



佳作赏析

诗到山花烂漫时

——读迟子建《也是冬天，也是春天》

■胡胜盼

以诗性笔调展现世间的温暖与苍凉，探寻白色北国故乡深处的绿色生命脉络，犹如一幅冬日的画卷，也如一曲春日的赞歌。迟子建的散文集《也是冬天，也是春天》，从万物生死中探寻世间真情，从人生的寒冬迈向岁月的暖春，至真至美，直击每一个疲惫灵魂的深处。

这是一本有质感、有温度的散文集，除了迟子建近年的新作，还收录了《雪山的长夜》《我的世界下雪了》《泥泞》等经典名篇。经历世间的苍凉，而后沉淀的心境，全部消融在了迟子建沉静而细腻的表达中。书中有作者对故乡往事的追忆，有对文学艺术的浅析，也有对天地生灵的生命哲思，字里行间透出一股独特的人文气息与悲悯的情怀。

读迟子建的散文，读到的不只是文字之美，还有那文字之下女性的柔软和韧性。迟子建多有以“忧伤”为题的散文，《伤怀之美》《谁说春色不忧伤》《是谁扼杀了哀愁》等等，皆为其代表作。然而，她笔下的“忧伤”并非只停留于伤痛，还有重生的力量蕴含其中，虽有残缺却愈显完整。“伤怀之美像寒冷耀目的雪橇一样无声地向你滑来，它仿佛来自银河，因为它带来了一股天堂的气息，更确切地说，为人们带来了自己扼住咽喉的勇气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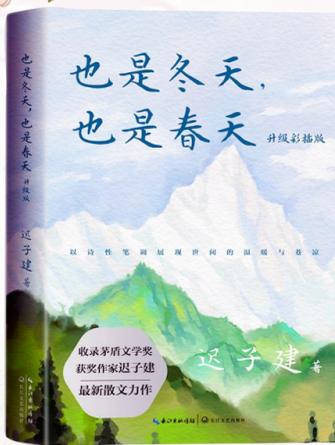
春夏秋冬，这是四季的循环，也是人生的循环。迟子建与父亲的感情极深，但父亲却在49岁盛年离她远去。她的多篇散文都写到了父亲。《灯祭》和《父亲的肖像》里都有着一份浓得化不开的父女深情。“正月十五到了。这天是我的生日。二十八年前，

一个落雪的黄昏，我降临人世了。那时窗外还没有挂灯，天似亮非亮，似冥非冥，父亲便送我一乳名：迎灯。没想到我迎来了千盏万盏灯，却再也迎不来幼时父亲送给我那盏灯了。”父亲走后，爱人成为作者情感上最大的寄托。然而，天不假年，爱人又因为一场车祸匆匆离开人世。此时，母亲的羽翼再次顽强地把她抱紧。彼时，作者对死亡，对母亲也有了一种特别的认识。“死亡是分裂家庭的杀手，同时也是团聚家庭的因子。因为亲人的离去，我们懂得了生命的美好和脆弱，懂得了怀念，懂得了珍惜每一个日子，懂得了孝敬还健在的老人。”“我觉得自己是幸运的，因为有母亲在，我生命中的电影就永远不会是一个人啊！”

迟子建多次写到月光，她对月亮是偏爱的，特别是家乡的月光，明亮而纯粹。《美景，总在半梦半醒之间》中这样写道：“春天的月光，有一种说不出的嫩；夏日的月光，饱满、丰腴；秋天的月光，一派洗尽铅华的气质，安详恬淡；冬天的月光虽然薄而白，但它落到雪地上后新鲜明媚得像刚印刷出来的年画。”作者所感知到的不仅仅是月光，更是来自大自然的永恒生命力，也正是这样的自然之力一直给予她创作的灵感与动力，以及情感上的慰藉与温暖。写到月光，迟子建又总喜欢把它和雪联系在一起。她是如此钟情于皑皑白雪。她写故乡的春雪：“大兴安岭的春雪，比冬天的雪要姿容灿烂。雪花仿佛沾染了春意，朵朵，疏朗。”她写雪山：“夜晚的雪山不像白日那么浑厚，它仿佛是瘦

了一圈，清秀秀丽，因而显得高了许多。仿佛黑夜用一把无形的大剪刀，把雪山彻底修剪了一番，使它看上去神清气朗，英姿勃勃。”在迟子建的心中，月亮和白雪是天地间的生灵：“看着月光停泊在雪地后焕发出的奇异光芒，你会想，原来雪和月光，是这世上最好的神仙眷侣啊。”

“生活就像一场雪，即使它融化在春天里，也无法抹去它曾经存在过的痕迹。”大概这才是迟子建钟爱白雪的理由。曾有记者问迟子建，如果不当作家，会做什么。她说：“也许是个农妇，春种秋收，喜欢在雪天围炉喝酒，然后看着弥漫在窗棂上的霜花发呆。”没有不可逾越的冬天，也没有不会到来的春天。从开篇人离世的压抑沉寂，到后面迈向岁月的暖春，仿佛人生也是冬天，也是春天。寒冬过去，必会迎来暖春。“我想一颗依然能感受到春光的心，无论怎样悲伤，都不会使她的躯壳成为朽掉的木。”面对生命的泥泞与坎坷，迟子建用手中的笔为世人呈现出万物的美与安然，在诗意的怀念与眷恋中，感念人生的悲欢，品味四季的冷暖。春天就在心底，不要失去发芽的心情。不论何时，阅读迟子建，你就靠近了春天。



诗词春秋

清晰的模样

■立早

又来到山上
看见了红叶染白霜
秋池里的碧玉
依旧在轻轻荡漾
岸边的大树还在站岗
雾气中的群山总是若隐若藏
深吸一口湿润的空气
似乎有一丝清香
回味悠长
时光一刻也不打烊
奔跑的速度总是追赶不上
山水有相逢
人去留心中

一束鲜花的敬意
一杯清酒的挥洒
一缕清烟的袅袅
一群追忆的目光
人行渐远
清晰如相
缘分不忘
回头间
又看到了你的模样
清晰如相
让我久久凝望
空灵的思绪
在沉默中飞扬

心香一味

普洱茶

■陈利民

在中国饮食文化中，茶与酒占有重要的地位。茶是寻常百姓日常生活开门七件事之一，乃人们生活之必需品。茶的种类繁多，著名的属北京的双管、天津的大叶、西湖的龙井、安徽六安瓜片、四川的沱茶、云南的普洱、洞庭湖的君山茶、武夷山的岩茶等等。林语堂先生曾经说过：“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茶。人无贵贱，谁都有份，上焉者细嚼名种，下焉者牛饮茶汤，甚至路边坝畔还有人奉茶。”

我对喝茶不是很挑剔，凡入口者适，便颇为知足。多年以前，我因为工作原因走南闯北，也喝过形形色色的好茶，但最后却被云南的普洱茶征服。

说到普洱茶，是一个艰难的话题。何出此言？因为普洱茶的制作工艺极其复杂，在品鉴方式上也博大精深。如果不是一个资深茶客，难以几言道明。以茶的汤色、纯度、口感、厚度、余津、香型、气蕴、力度等等来比喻评判，令人眼花缭乱。我认为，普洱茶如同一位慈祥的老者：沉稳、厚重、霸气。

普洱茶主要产于云南。宋代的《续博物志》和明代的《滇略》对普洱茶地区产茶有所记载。据说，到了清代，那些达官贵人吃得脑满肠肥，而唯独普洱茶具备解油腻、降血压之功效，一时风靡，成为贡品。于是，朝廷采办官员积极采购，茶商也积极生产。普洱茶地区一大批茶庄、茶号如雨后春笋，纷纷出现，生意火爆。

《红楼梦》里也写到普洱茶，哪天什么人吃多了，就有人劝“该喝些普洱茶喝”，也提到“敬茶的先敬上一盏普洱茶，因为它又暖又能解油腻”。

林语堂先生在《喝茶》一文中这样描写普洱茶：“普洱茶，漆黑一团，据说也有绿色者，泡煮出来黑不溜秋，粿人喜之。”看来，林语堂先生并不钟爱普洱茶。他自己也说：“我不善品茶，不通茶经，更不懂什么茶道，从无两腋之下习习生风的经验。”

余秋雨先生不仅是舞文弄墨的大师，也是品鉴普洱茶的“专家”。他的妙文《品鉴普洱茶》，把普洱茶的生长、制作、级别、品鉴、功效等都写得入木

三分，淋漓尽致。就说普洱茶本身有老茶、熟茶、生茶贮存之分；有大叶种、古树茶、台地茶原料之别；还有易武山、景迈山、南糯山地区之异。连冲泡普洱茶也大有文章，茶量、水量、速度、热度、节奏都十分考究，都是一种韵味。品鉴普洱茶如此复杂，余秋雨先生与许多普洱茶专家朋友品茶之后，他这样描述感受：“与一个个朋友的生命形态连在一起，与藏在后面的大山、茶号、高师、岁月连在一起，构成一种特殊的‘生态语法’，最终，达到一种‘大自然美学’。”由此可见，余秋雨先生不仅仅是品茶，更是享受生活美学。

普洱茶的品质是天地大德。唯口舌知之，身心知之，时间知之。难怪，余秋雨先生对普洱茶如此痴迷。

余秋雨先生曾幽默地说：“一个地道中国人的安适晚年，应该有普洱茶伴随。”诺。如今，我也即将步入晚年，寻求普洱作伴。在闲暇之时，背着双手对朋友说那句经典老话：“走，吃茶去。”

桐荫茶话

一方窗台一方风景

■宋晶

冬日早晨，起床拉开窗帘，窗外寒风凛冽，天空灰蒙蒙一片。忽觉眼角之余有抹艳粉色，低头一看，惊喜地发现，家里窗台上的那两盆蟹爪兰已悄然盛开了。

蟹爪兰，花如其名，花茎如同蟹爪，扁平带尖。曲折蜿蜒，细看茎片边缘，还长着小小的绒毛。开出的花朵绯红粉嫩，层叠繁复，如兰花般大气，又像玫瑰一样热烈。

这种花不开则已，一开就爆盆。此时，窗台上满盆满枝都是蟹爪兰的花朵，挤挤挨挨，连成一片，如同一群吵吵嚷嚷的小女孩，争相在窗台上展示自己的花裙子。

这两盆蟹爪兰，已经在我家的窗台上生活四五年了。当初，在父亲家的花盆里，我看到它们开得正好，羡慕不已，于是简单截取两串花茎，想要带回家养。

看着它们单薄扁平的样子，我原本没抱什么希望。可父亲说了一句话：蟹爪兰好活，回去好好养着吧。

带回家里也没有太重视它们，找了两个小花盆，把花茎埋在土里，再浇上点水，之后就不管不

问了。两棵小小的蟹爪兰如同被放养的孩子，虽然没得到精心呵护，可依然不管不顾地疯长起来，等到我再想起它们的时候，已经长成了满盆翠绿。

它们的努力终于引起了我的兴趣，我专门上网查了查养花的方法，还向父亲虚心请教，但得到的答案却是：只要浇足水就好，到了时候自然会开花。

饶是如此简单，粗心大意的我还是经常怠慢它们，有时长时间忘了给它们浇水，直到花盆里泥土干裂，青翠的茎片都发蔫打卷了，我才猛然想起来。于是又是一通大水漫灌，直到水沿着花盆滴滴答答滴到地板上，才发现这一次水又浇多了。

两盆蟹爪兰似乎毫不介意，没有水的时候就蜷缩起来，水分充足了，又把茎片支棱开来，还逮着机会悄悄探出几片新茎片出来。

可是，眼看着它们长得枝繁叶茂，却始终没有开出花。从春等到了夏，百花开过它们没动静，又从夏等到了秋，窗外已是落叶纷飞，这俩盆花依然绿意盎然，就是没有开花。

直到寒冬来临，窗外已是白雪茫茫，屋内开

始供暖，温度上来了，似乎才启动了它们开花的密码。先是茎节顶端露出一两个红点，然后红点迅速扩大，变成了白里透着淡粉的小花苞。

又过了四五天，小花苞成了大花苞，密密匝匝，压得茎节弯下了腰，我不得不用支撑架把茎节撑起来。终于在一个冬日的早晨，三五朵蟹爪兰抢先盛开，绯红的颜色娇艳欲滴，映着窗外外的白雪显得分外妖娆。又过了三五天，满盆的蟹爪兰都盛开了。

这时我才明白过来，原来蟹爪兰是在冬天开放的。那么不起眼的一株植物，即使在万物凋零的冬季，也能迸发出惊人的生命力。每当蟹爪兰盛开，家里的窗台便成了小小的舞台，上演着生命与寒冬的较量。从那以后，每年入冬，我都对家里这一方窗台充满了期盼。

这个早晨，蟹爪兰如约而至，花开满盆，用怒放的态度，宣告了对寒冷的抗争，演绎着冬日最美的风景。

看着这爆盆的蟹爪兰，我心中充满了感慨：无论窗外阴晴雨雪，只要心中有热爱和坚持，就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美丽风景。

冬
日
早
晨
，
起
床
拉
开
窗
帘
，
窗
外
寒
风
凛
冽
，
天
空
灰
蒙
蒙
一
片
。
忽
觉
眼
角
之
余
有
抹
艳
粉
色
，
低
头
一
看
，
惊
喜
地
发
现
，
家
里
窗
台
上
的
那
两
盆
蟹
爪
兰
已
悄
然
盛
开
了
。
蟹
爪
兰
，
花
如
其
名
，
花
茎
如
同
蟹
爪
，
扁
平
带
尖
。
曲
折
蜿
蜒
，
细
看
茎
片
边
缘
，
还
长
着
小
小
的
绒
毛
。
开
出
的
花
朵
绯
红
粉
嫩
，
层
叠
繁
复
，
如
兰
花
般
大
气
，
又
像
玫
瑰
一
样
热
烈
。
这
种
花
不
开
则
已
，
一
开
就
爆
盆
。
此
时
，
窗
台
上
满
盆
满
枝
都
是
蟹
爪
兰
的
花
朵
，
挤
挤
挨
挨
，
连
成
一
片
，
如
同
一
群
吵
吵
嚷
嚷
的
小
女
孩
，
争
相
在
窗
台
上
展
示
自
己
的
花
裙
子
。
这
两
盆
蟹
爪
兰
，
已
经
在
我
家
的
窗
台
上
生
活
四
五
年
了
。
当
初
，
在
父
亲
家
的
花
盆
里
，
我
看
到
它
们
开
得
正
好
，
羡
慕
不
已
，
于
是
简
单
截
取
下
两
串
花
茎
，
想
要
带
回
家
养
。
看
着
它
们
单
薄
扁
平
的
样
子
，
我
原
本
没
抱
什
么
希
望
。
可
父
亲
说
了
一
句
话
：
蟹
爪
兰
好
活
，
回
去
好
好
养
着
吧
。
带
回
家
里
也
没
有
太
重
视
它
们
，
找
了
两
个
小
花
盆
，
把
花
茎
埋
在
土
里
，
再
浇
上
点
水
，
之
后
就
不
管
不
问
了
。
两
棵
小
小
的
蟹
爪
兰
如
同
被
放
养
的
孩
子
，
虽
然
没
得
到
精
心
呵
护
，
可
依
然
不
管
不
顾
地
疯
长
起
来
，
等
到
我
再
想
起
它
们
的
时
候
，
已
经
长
成
了
满
盆
翠
绿
。
它
们
的
努
力
终
于
引
起
了
我
的
兴
趣
，
我
专
门
上
网
查
了
查
养
花
的
方
法
，
还
向
父
亲
虚
心
请
教
，
但
得
到
的
答
案
却
是
：
只
要
浇
足
水
就
好
，
到
了
时
候
自
然
会
开
花
。
饶
是
如
此
简
单
，
粗
心
大
意
的
我
还
是
经
常
怠
慢
它
们
，
有
时
长
时
间
忘
了
给
它
们
浇
水
，
直
到
花
盆
里
泥
土
干
裂
，
青
翠
的
茎
片
都
发
蔫
打
卷
了
，
我
才
猛
然
想
起
来
。
于
是
又
是
一
通
大
水
漫
灌
，
直
到
水
沿
着
花
盆
滴
滴
答
答
滴
到
地
板
上
，
才
发
现
这
一
次
水
又
浇
多
了
。
两
盆
蟹
爪
兰
似
乎
毫
不
介
意
，
没
有
水
的
时
候
就
蜷
缩
起
来
，
水
分
充
足
了
，
又
把
茎
片
支
棱
开
来
，
还
逮
着
机
会
悄
悄
探
出
几
片
新
茎
片
出
来
。
可
是
，
眼
看
着
它
们
长
得
枝
繁
叶
茂
，
却
始
终
没
有
开
出
花
。
从
春
等
到
了
夏
，
百
花
开
过
它
们
没
动
静
，
又
从
夏
等
到
了
秋
，
窗
外
已
是
落
叶
纷
飞
，
这
俩
盆
花
依
然
绿
意
盎
然
，
就
是
没
有
开
花
。
直
到
寒
冬
来
临
，
窗
外
已
是
白
雪
茫
茫
，
屋
内
开
始
供
暖
，
温
度
上
来
了
，
似
乎
才
启
动
了
它
们
开

《苏东坡词定风波》
丁迎庆/行草